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一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ZB100/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一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4.125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一〇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毘陵人品記十卷

〔明〕毛憲撰 吳亮增補
常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

名世編八卷

〔明〕吳亮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天啓四年刻本

.....一三二

安危注四卷

〔明〕吳甦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康熙吳元復刻本

.....三三〇

皇明表忠紀十卷附錄一卷

〔明〕錢士升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五二〇

壺天玉露四卷附清士一卷

〔明〕錢陞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自刻本

.....六一九

毘陵人品記十卷

〔明〕毛憲撰 吳亮增補

常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毘陵人品

記十卷》提要

增修毘陵人品記序

吾母毛太宜人爲黃門

古菴公女孫居恒誨不肖輩必依

忠孝及相

先學士抗疏受杖蒙難靡悔不肖

輩遞通籍勗以恬修勿競榮膺皆

序一

烈丈夫所難人謂母卽嫺公宮教

何以能若是迨不肖讀古菴公人

品記而後知公之垂訓弘貽謀遠

也毘陵禮讓名墟英喆代奮論其

世友可尚取於鄉法倍親誦詩讀

書景行仰止未有以此品人不以

此律已以此範俗不以此教家者
自公作記後迄今八十餘年前者
彪炳後者鵲起文獻之盛不可勝
書十五年前

歐陽郡侯擬修府誌屬光祿涇陽
顧公品鵬人物誌未就於是有桑

序二

梓錄存笥中大都倣古菴公之意
補其未備續其未來畧以類從不
立標目又且合同志諸賢討論商
確草數易而後定未嘗師心自用
沾沾局一隅之見也者顧公謝世
已六七年笥中草幾于散佚古菴

公之意將無所紹承而以不肖視
之則母氏之栖菴也林居多暇不
揣僭爲纂輯復就正諸鄉先生稍
增定焉而因有槩於作者之難益
信先輩用心之厚也夫春秋一書
誅賞並行誌記之體主於揚媿故

序三

表全瑜則瑕宜掩而猶點之其失
也苛錄先德則世宜宥而猶適之
其失也刻棺可蓋則論既定而故
格之其失也倏結可釋則嗣不敵
而故軋之其失也媚人各有本末
而必援世講以內交其失也比祚

或有衰榮而必借世系以真諛其
失也媚竊言中何德非言賜政達
何言非政偃絃誦何政非文而必
張一目以爲羅其失也拘今觀毛
顧兩公所記錄有是數者無有哉
善夫岑姚江序曰人以代著不以

序四

區分據行直書而凡道德功業文
章之次第如列宿懸象隱顯巨細
居然自見固仰窺先輩之用心抑
亦後作之繩準也有二璧於此色
相若徑相若直且倍差側而視之
其一者厚而倍余不肖何能執鞭

先賢近鑒遠師無寧處其厚者而
已矣

萬曆四十六年歲在戊午秋七月

毘陵後學吳亮謹序



序五

增修毘陵人品記序

夫人之品辟則水焉江湖之森沼
渚之洳澗壑之幽淵谷之翕了不
相如而各成其品然必浮雲四歛
孤月麗天而後一輪散其奇彩萬
水挹其清華不以蕩浩廓形不以

序

蔣一

纖流減體月何心予水何心受若
夫鑑而曙之刻畫逼肖向背已受
其轉移炬而燭之黑白瞭然執者
先居於黯黳於以定品不亦難乎
余郡止園公睿性內融神識外朗
性識所徹等別區分井如也中歲

卓立朝常情深瞻岵輒謝白簡臥
青山乃逍遙仲長之居上下汝南
之旦竊比洙泗權衡梓枌續古菴
之遺編發涇陽之笥錄一經點竄
鬚眉宛然片楮所登幽顯畢采矢
筆未終誰云其人已朽展讀方竟

序

蔣二

俱可揖之同堂豈直家言可叅國
乘矣余嘗謂擷是管者棲神欲澹
命臆欲公藏照欲精羅胸欲博澹
無牽繫公息愛憎精可器收博資
證核備是四者不等別而自別不
區分而自分正如流影入川洪纖

吐曜耳其止園公之謂乎公以止
名園則夫澹也公也精也博也總
以一止止者也而其書不足以服
人心風千古吾不信矣

荆溪後學蔣應震謹序

序

蔣三

增修毘陵人品記序



夫士以品貴道德功業文章皆品
也生而鹿鹿無關名教則無所貴
品矣毘陵自吳泰伯季子而下號
爲禮讓名區其間忠孝廉節秀世
邁俗更僕未易數往給諫古菴毛

序

夏一

公舊有人品記至光祿涇陽顧公
有桑梓錄存笥中二公品格煌煌
名高月旦其所載記可備一代典
刑於是嚴所吳公銳意表章復加
增定摭剔遑代鼓吹熙朝趨然有
先進之思焉公學嗣太史鐵諫錚

錚爲延陵忠孝世閥以將母故方
攬轡宣雲遂解節歸退隱青山門
外藏書柱下名園以止示一隱不
再出也考槃多暇則進同志諸賢
相與揚扆是邦文獻品隲無餘余
讀之見其磊磊落落揭日而行不

序

夏二

以華臚見褒不以卑寒見削不以
師心不以耳擿其論公尚氣節則
字挾風霜獎恬退則風清林壑舉
必徵實汗不至阿其法正自鉅詰
鴻匠以至谿山枕漱或以道德揚
芬或以功勲樹伐或以文章展采

備全德則首錄具一節則兼收其
善善也長其惡惡也短無砭語無
微辭其意厚事夥則繁稱行畧則
寡載前者無爲遏佚後者無爲濫
觴上下數千年如人寫照各諧其
品而止其體裁當蓋公雅性峭直

序

夏三

喜以名教自負每彈壓今古語及
忠良孝友仁人義士則公之顏頰
陽春可回及指奸斥佞馮陵髮上
指則紫電青雷薄於襟袖其素所
樹立然也編成余適蕩槩過園中
出以眎余乞一言弁首夫言亦有

品太上貴之余何能贊一辭或以
君平棄世海月山雲悠然有同調
乎昔端明史鑑在屏居洛下之日
平叔諫林就於睢陽歸老之年宜
公之品記向止園中操不律也名
教中桐江一絲公亦當令品貴矣

序

夏四

澄江後學夏樹芳謹撰



增修毘陵人品記序

古者品人於鄉其說昉之仲尼然
鄉之好鄉之惡皆曰未可而曰善
者好不善者惡其品鄉之法備是
已厥後東漢有月旦評視已皆善
視人皆不善視已之好惡皆善視

序

史一

人之好惡皆不善以至恣睢憤裂
卒成黨錮之禍此蓋不明仲尼之
旨而誤用之者矣後東漢者悉知
懲憤裂之非然嫉人之媿而軋之
徇已之私而揚之苛人之小眚而
瑕瑜之逞已之偏見而短長之大

抵東漢之月旦公而激今日之月旦私而諛東漢月旦之品失在善善惡惡之過明今日月旦之品失在善善惡惡之過混其公而激也流而爲抗爲憤猶可言也其私而諛也流而爲比爲黨弗可言也其

序

史二

善惡之過明也尚得罪于世路而不顧猶可言也其善惡之過混也甚得罪于名教而不惜弗可言也余謂今日非但不明善不善之旨益不明月旦之初意而誤用之者矣吁可懼也夫余鄉毘陵泰伯而

下風氣日開禮教日盛中原文獻悉是吾鄉主持其間忠臣烈士孝子悌弟得之史官所載故老所傳野編遺錄所及者蓋百不什一耳先毛給諫有人品記顧光祿有桑梓錄二公表章之志俱不克就至

序

史三

侍御嚴所吳公慨然增修之以就二公遺業訂書爲十卷上自初周歷漢晉唐宋以迄我明代不幾人不幾事寧簡而不雜寧直而不諛寧信而不疑寧畧而不闕寧失之厚不敢失之薄寧失之寬不敢

失之刻寧失衆人之是非不敢失
聖賢之是非寧失一時之議論不
敢失千萬世之公論可謂吾邦之
信史矣雖然余猶懼岩穴之下有
其德而無其位有其才而無其時
有其實而無其名有其事而無其

序

史四

傳者吾輩耳聞目見之外得無有
遺漏不可知者乎幸同郡諸君子
皆以侍御之心爲心則近無愧毛
顧二公之遺意遠可軼東漢而直
追仲尼之旨厥功詎不偉哉

復禮居士陽羨史孟麟撰

增修毘陵人品記序

士無定品要在不失其人之本色
而已夫子曰人之生也直此本色
也以其本色也而易如火之炎上
水之就下也故無鉅細皆足以成
品以其本色也而難如火之不息

序

高一

水之不污也故無鉅細之品皆見
其可貴品士者核其人必脉理真
而後無贗品論人者隨其品必羣
品備而後無失人毘陵爲泰伯端
委之地山川平衍習尚得文質之
中由周而來風氣日開至宋益著

天下有事毘陵人必有則古昔稱
先王不忍自決其防者如慶元端
平之間天下岌岌矣毘陵人硜硜
守其所學逐而去之者至以道學
解散爲慶迄于亂亡毘陵人猶孤
城處守下及羽人釋子亦知與城
俱亡之爲義寧獨天性亦其習見
習聞然也毛古菴先生記毘陵人
品顧涇陽先生志桑梓人物侍御
嚴所吳公更雅馴其文詞續入其
後歿合爲書十卷謂攀龍不可無
一言攀龍曰侍御之功偉哉夫人

心之所趨必有所定以爲的而期
中焉故以富貴利達爲的者取諸
昏夜乞哀之巧力矣以仁義道德
爲的者取諸平旦虛明之巧力矣
二者霄壤不可同日而語稍錯雜
焉人莫知所趨侍御之厚於取善
嚴於別類其示之的乎人固有與
生俱生不與歿俱歿塞兩間亘千
古不可得而滅沒者非富貴利達
之謂也世人畢其巧力昏夜乞哀
以求之而與此曾不相涉夫以百
年易盡之身營此身不相涉之物

譬之冠冕金玉被飾土木偶人至
于灰之日了無餘味而後知其向
之所爲罔也亦大可哀矣其有感
于斯編而興者乎侍御之功偉哉

錫山後學高攀龍謹撰

序

高四



增修毘陵人品記叙



論人品于毘陵猶取材鄧林挹水
渙解也可勝記乎然可記者多而
能記者少何以故能爲記而不欲
任敢於任而不能記以不能代能
者泚筆可記之品格旣與記者之

序

錢一

人觴而記者之品鑒必不能與可
記之人合卽有品不精卽有記不
傳終當俟之能記者而能記者憂
殘闕恐廢墜欲不任而終亦不能
不任則嚴所吳丈所爲近訂桑梓
錄以遠紹人品記是也蓋記述之

事亦綦不易矣非故典熟則不能
詳人生平之本末非見地超則不
能別人制行之鉅細非椽爲筆則
枯腸或窘於鋪揚非鐵爲肝則軟
骨或靡於趨避而尤以心術之端
爲主嚴所秉質直不回之性博極

序

錄二

群書方其埋輪都門擊邪章上一
日而長安之紙爲貴以太宜人倚
間心動輒賦初衣斯其品卓矣今
尚論一鄉折衷輿論糠粃盡播幽
隱全收惟具五長自絕七短况毘
陵夙稱忠義尤尚理學乃或高山

不仰下流可居吳歛變爲越吟秦
轍忽隨燕駕惟無有以先輩典刑
示之者以此品人以此律已以此
範俗以此教家余知嚴所之記豈
第欲存前進之準繩抑欲留後來
之榜樣也人各有傳睹傳即可徵

序

錄三

品余不具論論嚴所作記之意庶
幾毘陵人悟而動木本水源之思
以重背其鄉也乎

武進後學錢春謹撰



毘陵人品記序

道嘗往來毘陵思古聖賢之遺墟庶幾乎賢人君子之林及攷其郡國志乘乃兼采齊梁之君賢不肖混矣夫子於是邦獨贊泰伯仲雍而賢季子彼其紀載者何所師承也哉竊欲有所論正附於褒善之末未遑也誠齋葉侯判吾越以簡憲爲理以文章藻飾吏事旣修吾姚誌梓之復以其鄉人品記進小子授之曰此吾先君存齋公之所命意先友古菴毛公屬草未就而俱下世某嗣業之惟子爲是正叙而傳焉道

人品記序

初有槩于中敬受反覆之其去郡國所紀載遠矣人以代著而不以類分攄行直書而凡道德功業文章之次第如日月列宿之懸象隱顯巨細居然自見其抉擇至精其文辭則史不徒主齊梁之僭僞而已昔者太史公傷悼卞隨務光之徒不蒙賞於夫子而發憤於伯夷之傳以謂砥行立名者必有藉於青雲之士以施及後世毘陵之賢產於商周者旣獲夫子之贊許自秦漢以訖于今者誠齋父子朋友復能尊師夫子之旨而併記之文獻有徵作者奚歎乎記凡四

卷人品合若干人嗚呼盛矣攷其人論其世近取遠師以無慚是邦之賢斯又記此者之意也誠齋以嫌故於存齋古菴弗之記道謹按其行事綴傳於終篇嘉靖壬寅秋七月餘姚後學岑原道撰